

盖世太保枪口下一个中国女人的伟大营救(上) ◆ 罗屿

1944年6月11日,11点30分,钱秀玲最后一次走进塞内弗城堡。

这座距离布鲁塞尔六十多公里的建筑,为一位犹太银行家所建。此时,由于德国入侵比利时,银行家被赶走,成为德国驻比利时“总督府”所在地。钱秀玲此行所见的,正是德国派驻比利时军政“总督”法肯豪森将军。

一进城堡,钱秀玲便觉异样,会客室冷冷清清,不像以往坐满等待接见的官员,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阴森气氛。

推开门,钱秀玲不觉一怔,眼前的法肯豪森与之前判若两人。她从未见他如此憔悴失落。钱秀玲不知发生了什么,她迟疑了一下,说出此行目的:“法肯豪森将军,实在不好意思,又来打扰您……可是,那96名人质都是无辜的,他们都是平民百姓……”

钱秀玲所说的人质事件,起因在三天前。当日,三名德国盖世太保官员到比利时艾克兴市搜查电台,被当地游击队员击毙,从而引发一场疯狂报复。次日清晨5点,500多名盖世太保及党卫军包围了艾克兴市,当场逮捕了96名青年作为人质,逼迫群众36小时之内,交出枪杀盖世太保官员的游击队员。否则,将每次枪毙15名人质,直到交出袭击者为止。

钱秀玲说完,法肯豪森低头沉默片刻,之后他语气沉重地说:“我现在的处境很糟,盖世太保一直在严密监视我,很快我就要被解职了。”

钱秀玲的心,凉了。然而,她没有想到,法肯豪森接着说:“不过,请您放心,我会利用我手中最后的权

二战期间,中国留学生钱秀玲从盖世太保枪口下营救出一百多名比利时人。营救之所以成功,不仅在于她的勇气与善良,也有赖于当时纳粹德国派驻比利时军政总督法肯豪森将军的冒死相助。只是,战争结束后,法肯豪森作为头号战犯被送往比利时受审,钱秀玲再次本着人性中的善,不顾流言非议,为这位德国将军疾呼奔走。



■ 1930年 钱秀玲

力,全力拯救那些无辜的生命。”

这一刻,钱秀玲确信,96个人得救了。因为自1943年3月开始的一年多时间,她已无数次走进塞内弗城堡,走到这位纳粹德国派驻比利时军政“总督”面前,请求他营救比利时反战人士或平民。而法肯豪森一旦承诺,言出必行。

几十年后,耄耋之年的钱秀玲仍记得,当她走出法肯豪森房间时,忍不住回头,想再望一眼那扇给很多人带来生的希望的房门。转头的一瞬,她发现法肯豪森正站在门口向她招手,她忙抬手,向他告别。

那一刻,眼泪模糊了她的双眼。一个中国女人、一个纳粹德国的将军,他们本着人性的善良,在二战期间从盖世太保枪口下,冒死相救素不相识比利时民众的故事,多

年后被中国作家张雅文偶然得知。1999年10月,张雅文几经周折终于在比利时见到了时年86岁的钱秀玲。此后20多天,她与老人朝夕相伴,听“钱妈妈”讲过去的事,最终她以钱秀玲为原型创作的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于2002年出版。

但张雅文并没有止步于此,多年来,她仍在追踪采访,完善素材。而今,她首度还原小说中的真实历史,以纪实形式再述钱秀玲与法肯豪森的故事,报告文学《与魔鬼博弈》一书于今年8月推出,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亦于近日再版上市。

他非同那些残暴之徒

2015年6月25日,早上8点30分,张雅文照例打开手机,看到

一条朋友凌晨三点发来的短信:昨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瀛台会见到访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夫妇时,向他们赠送了一份国礼,是您的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

张雅文一时不敢相信,忙喊老伴上网搜索新闻,看到几大网站都在头条报道这一消息,这才确信,张雅文不禁感慨,“我为这部作品付出太多,一言难尽。”

当年,孤身一人自费前往比利时采访,对不懂外文的张雅文而言,并非易事。没钱,她雇不起翻译,住不起正规旅馆,吃不起像样的正餐,兜里还总是揣着一把中英、中法文对照的字条。她住过华侨家,住过没暖气,褥子、枕头都没有,只有一床被子的临时住处。她受过委屈,也哭过鼻子。当她终于见到满头银丝的钱秀玲时,忍不住张开双臂紧紧拥抱了“钱妈妈”。

那是比利时的冬天,钱秀玲却着一身粉红外衫,淡妆,脸上洋溢着慈祥微笑。她对不远万里赶来采访的张雅文连连摆手,说:“NO!NO!”表示自己并没做什么,任何人都如此。在张雅文眼中,钱妈妈身上洋溢着受过高等教育的高雅气质与闺秀风范。

钱秀玲出生在江苏宜兴王婆桥钱居村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名门望族。钱家兄妹3人,她是最小么妹,自幼聪颖过人。1929年,16岁的钱秀玲以绝食向父亲抗争,争来留学权利,并以优异成绩考进比利时著名鲁汶大学化学系,成为该系两名女生中唯一一名中国女性。

当她随众多留学生登上上海开

往法国马赛的客户轮时,同船的宋庆龄见她年纪小,把她叫到头等舱,给她巧克力,问她准备学什么专业,她毫不犹豫回答化学,因为自己要成为居里夫人那样的化学家。宋庆龄问她会不会唱歌,钱秀玲开口便唱当时流行的《运动歌》:“世界风潮涌,获得山河动!东亚病夫供人嘲弄,苦痛!苦痛!尤其我女界,几千年来叮叮摇摇尤苦痛!运动!运动!愿我女界齐奋勇……”

1933年钱秀玲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同时攻读博士。3年后,她以骄人成绩获得鲁汶大学化学博士学位。两年后,她与恋人白俄青年白兰芝医生携手走进教堂。婚后,夫妇二人本打算回中国定居。然而,日军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击碎了钱秀玲的“居里夫人”梦。她只好随丈夫,来到距离布鲁塞尔160多公里的艾尔伯蒙小村,开了一家乡村诊所,过起相夫教子的平静生活。

1943年3月12日,一张布告打破了小村的宁静。布告上写:三天后,盖世太保将绞死该村反战组织成员罗杰。

就在这张布告让罗杰一家以及这个村庄集体陷入恐慌与绝望之时,钱秀玲想到之前与堂兄的一封信。

三年前,纳粹德国占领比利时不久,钱秀玲在报上看到德国派驻比利时军政“总督”的名字是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她忽然记起,这个人好像在1930年代给蒋介石当过军事顾问团长,于是忙给任国民党官员的堂兄钱卓伦发去一封确认信。钱秀玲担心,如果真是同一人,他会不会把中国军事机密,透露给德国盟友日本?

将军是怎样炼成的

吴东峰

第一章 音容(连载4)

杨得志上将:祖传黑发,青丝如墨,人称“青春不老头”

杨得志将军中等身材,敦实健壮。祖传黑发,青丝如墨,年逾花甲,仍茂密蓬勃,人称“青春不老头”。

杨得志将军指挥作战,关键时刻有主意,每临大事有静气。下命令,作动员,不慌不忙,慢声细语,山崩于前地裂于后而面不改色。

萧华上将风姿秀美,面如朗月,英气逼人。萧华将军风姿秀美,面如朗月,英气逼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任正四十,凡出面参加活动,人人争前觅其容色。将军喜跳舞,年轻英俊,舞姿优美,一下舞场即有“轰动效应”。

萧克上将:头脑高额,剑眉上扬,双目清澈。萧克将军,头脑,高额,瘦长个,剑眉上扬,双目清澈。1996年3月19日,余于北京采访将军,交谈数言,由衷而敬意:将军沙声细语,谦和有度,学识广博,百战之身不失儒雅风采,千军之帅仍具书生意气。采访完毕,萧克将军亲自化笔研磨,书“求是”两大字赠余。

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谓萧克将军为“军人学者”,“因为他有着许多精确的事实和数字”。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谓萧克将军是“一个善于思考、有学者风度的人”。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谓萧克将军:“思维如箭一般的敏捷而尖锐,蕴藏着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

宋时轮上将:喜光头敞怀,性如炸雷。宋时轮将军喜光头,筋脉怒突;喜敞怀,胸肌累累;喜腰间挎盒子枪,枪把挂流苏。性如炸雷,部属皆畏之,上级亦畏之。初识者,皆不信其为正牌黄埔生也。

宋时轮将军豪于饮,有百杯不倒之称,千杯不醉之概,自喻“酒将军”,而酒德极优,微醺后来者不拒,豪气万丈。其麾下华东野战军九兵团,人称“酒兵团”。又将军见部属留小分头即不悦,故其部属为方便,均剃为光头,九



兵团又有“光头团”之谓。

张爱萍上将:英姿儒雅,文采风流。

张爱萍将军以“军中才子”、“马上诗人”名于世。将军夫人李又兰与余解释将军名曰:青萍、莫邪乃干将之宝剑。爱萍,即爱剑,“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

陈士榘将军,方脸阔嘴、鼻高耳大,衣着时髦。

陈士榘将军,方脸阔嘴、鼻高耳大,双颊绯红,双眉如剑。行走,缓缓如山移;言谈,滔滔如水流。晚年喜穿紫红对襟大褂,戴黑色花缎圆帽,花花绿绿中显高贵典雅。

陈再道上将:脸黑如炭,白发如银,大大咧咧。

1985年10月26日,南京中山陵5号会议厅。国家副主席王震召集王平、向守志、郭林祥诸将军开会,余列席旁听。忽闻“咚咚”敲门声,力极大,后以脚蹬之开,人未进,声已震屋宇:“嗨!我来迟了。”余抬头视之:来者脸黑如炭,白发如银,大大咧咧,摇摇晃晃,坐王震副主席旁。余轻声问临座一秘书:“何人?”答:“陈再道将军。”

陈锡联上将:方脸大嘴,满脸红光,气度不凡。

1990年5月23日,余至北京解放军三〇一医院访陈锡联将军。将军矮胖,慈眉善目,方脸大嘴。耳朵略背,须靠近大声说话方能听清。余至即热情让座,一不问姓名,二不问来历,有问必答,专注认真。采访结束,余大声请求:“请首长签个名。”将军忙掏钢笔,曰:“好啊,好啊!”并自言自语:“现在怎么都兴这个名堂?”

洪学智上将:清瘦无须,颀然如玉山屹立。洪学智将军,细挑个,小平头,身高一米八五,清瘦无须,颀然如玉山屹立。洪学智将军性和,和蔼,不温不火;胸窝广,能屈能伸。将军说话,常以右手扶下巴,俗语俚语,风趣幽默,尤喜用歇后语。某日,时任总后勤部部长的洪学智将军召集二级部长开会,有部长一问三不知,将军不悦,曰:“怎么搞的?连龔胡子吃糖稀——理不清辨不明。”又曰“盲人骑瞎马,还能走出好道儿来?”再曰:“离我们的目标是戴着草帽亲嘴——差得远哪!”

7.最为我妈妈乐道的一桩逸事

在外公的背上从昌平路口穿过蒋家巷的弹路路,沿途看到的是蒋家巷这个小小社区中一连串店家,看到老虎灶、豆腐店、大饼摊、烟纸店、娘舅店……到海防路,左手拐弯,沿着海防路走,向前穿过西康路,经过三角地咸菜店,后来改做游泳池。经过第一女子中学,一直到余姚路幼儿园。在我幼小的目光中这段路距离很远,很远,但我在外公的背上驼得很温暖,很温暖。至今还有老人的余温在心里回暖着。

妈妈说,外公生于1883年,原籍在浙江湖州吴兴县亭子江,太湖边上。他们家族曾经在亭子港经营过一个杂货店,后来娶了一位山东籍的赵姓女子为妻,是为我的外婆。大概在我母亲8岁的时候来上海发展。也就是我外公32岁的那年。当年的江浙两省乡下到处流传着有关大上海的传奇,乡民口中,那是一个到处可以捡金子的地方。有点像我们几十年之前向往美国一样。据说当时北四川路桥边上,由外国人拥有和管理的上海邮政局刚刚开张,我外公踏进上海之后,无路可走,于是就进邮政局当搬运工,搬运大邮袋或大型包裹,每个起码有六七十斤重。只要一有外国轮船到上海,这些苦力就要上船去搬东西,听说经过跳板的时候,一不注意踏空就会跌到黄浦江里,一天的工资泡汤不算,还要赔偿。外公身强力壮,办事牢靠,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凭着自己的吃苦耐劳,当然也是由于外国人管理的邮政局升迁有度,不几年外公就升到了领班的职位,薪水也渐渐地高了。当时俗谚云,邮局金饭碗,银行银饭碗,铁路铁饭碗,说的是这些个行业的稳固和富裕。他逐渐变成了一个富庶的中等产业人家。颇有积蓄,在闸北买下了本地房子,后来逃难到昌平路的房子就是我外公用常年在邮局工作的储蓄金顶下来的。

他的身体非常好,最为我妈妈所乐道的一桩逸事是,有一次,我妈妈熬好了猪油,那个时候,国家发的油票不够使用,常常买一点猪肉来熬油。熬好了一杯猪油,那颜色有点像褐色的茶,放在厨房的桌上。我外公不知道,口渴想喝茶,拿起茶杯就将一杯猪油喝了下

去。我问妈妈后来怎么样,妈妈说外公居然没有什么反应。我外公最为人所道的是他的乐于助人,侠义心肠。他曾经推荐了难以计数的穷亲戚进入上海邮政局或者其他行业工作,尤其是来自同乡的乡亲宗族,我大哥的丈人沈裕耕就是外公引荐到邮政局,一直干到退休,他常常说:“你外公,人好。”凭着他的地位和面子,一些得到过他帮助的人都在不同行当中干得衣食无虞,有的人后来还很有出息。

我还依稀记得每年的正月初二,都会有一辆小汽车开到我们的家门口,车上跳下一个面容清瘦,有点威严的人,他叫赵廷龙,当时是上海市公安局一位处长,也算是一个中高级革命干部了。他一下车就会朝外公歇息的二层阁走去,口中连连要喊我妈妈,“毛因(我妈妈的小名),我今天是接财神来了。”说话之间就把我的外公从楼上毕恭毕敬地搀扶下来,接到小汽车上,开到附近的馆子里吃一顿丰盛的午餐,然后又恭恭敬敬地送回来。每年年初二,雷打不动。

什么每年年初二要到我家来接他去吃饭?

这个事情我问过赵廷龙娘舅。他在“文革”中跟局长黄赤波一批干部受到迫害,据说被林彪一伙关到秦城监狱,直到1973年才放了出来。此时我正好在上海读大学,经常到他住的巨鹿路花园洋房去拜访。他告诉我:“我跟你外婆是一个姓,算起来应该是远房的山东亲戚。我从山东的中学毕业之后,就来到上海学生意,那个时候,投奔同乡是一种习惯。在大上海走投无路之时,来寻找你外婆。你外公外婆都是非常热情好客,很讲义气的。不仅给我吃也给我住,还给我介绍工作。先是介绍到邮政局,我工作了没多久,就参加了地下党。由于工作的需要,就到法商电车公司的24路电车上当售票员,同时展开地下工作,组织罢工、宣传进步思想。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最后一个工作。后来由于宣传抗日,组织各种集会,身份暴露,就秘密到新四军根据地去了。不过几年之后跟了陈毅老总打回到上海,就分配在市公安局工作。”

消失的蒋家巷

吴琦幸

